經世遺表 十四

均役事目追議
海稅
魚稅
藿稅
鹽稅
高麗鹽法論
船稅
總論
戰船使用議

經世遺表卷之

經世遺表卷之

均役事目追議○海稅

我國三面濱海而魚鹽之利盡歸私門國家一無所賴肅廟末年命別設一司句管一國魚鹽節目旣成而竟未果行今因均役特 命施行命罷諸宮家折受庚午秋分遣使者各定稅額乾隆十五年諸道魚鹽船利有厚薄俗亦不同兼以幹事者所見各殊事例互相不同今欲律以一例必有生獘之端故一從各道均稅使者及道臣所定略加檃栝作爲定式○臣謹按魚鹽船稅自古有之

合於天理協於人情非聖朝之所創行也周禮澤虞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魚獸之屬為財物)月令云孟冬命水虞漁師收池澤之賦(即魚稅)春秋傳澤有舟鮫之守(舟掌船鮫掌魚)海有鹽蜃之守(昭二十)漢有水衡以平池澤之賦亦有海丞以主海稅(果丞主國稅)故淮南子稱佃漁重稅而至宣帝時耿壽昌增海租三倍(晉書云甘卓蠲魚池之稅)下至唐宋咸有魚稅見於詩文則魚稅自古有也(詳上篇)先王之世宅於土中五服環外(堯舜三王其國都皆在中央)故鹽稅不見於周禮而鹽貢僅載於禹貢誠以邦畿千里之內本無海水海魚海鹽非天子之所得征也唯齊濱海故齊語管子鹽

爲大政見上篇自漢武以來官推鹽利至今不改其推利則非而稅不可不征也周禮鄉遂之官算六畜車輦以均民賦旣算車輦不算船舶揆諸天理而不合絜諸人情而不協亦以江淮渤海不在王畿之內故經文略之耳齊國舟鮫之守委是古法漢武帝初算商船特在漢爲初非有天地以來初算之也唐宋以來船稅益密散見諸文見上篇由是觀之魚鹽船稅名正而言順理直而義中天官地官之臣平賦中邦可以永有辭於天下後世也唯自羅麗之竝入文未闢法制未具水稅海租咸歸私門或屬諸宮家戚里或屬諸司或本縣私食其稅或

土豪霸占其地亂雜橫恣靡有紀極若使舜禹見之不待良役之爲厲民而立經陳紀久矣惜乎均役之臣意在得財而不在乎平賦計在補缺而不在乎立法執諸路雜亂之謬例著爲王法衆穗參差而一不剪斷羣枉交加而一不削平苟且紕繆不足以垂範後世豈不嗟哉八方風氣之不同者謂中國耳地之相距或至萬里順俗從宜聖人黽勉今南自康津北抵慶興極不過三千餘里除此二方則風俗大約相近律以一例有何不可誠若不可則其稅錢之數悉依舊例唯其分等之法並有恆率不亦可乎假如立法先設九等或設十八等或設二十七等

乃取諸路所錄視其高下隨其相近齒于某等（本冒輕者齒于下等本冒重者齒于高等）則猶之法制森整不如是之錯亂矣

魚稅（本文己俚令檃栝爲文）

沿海捉魚厥有四名一曰漁筴（本作箭）二曰漁隧（本作條）三曰漁場（都會處）四曰漁䑸（本作基）列植竹木左右成𣟴盡頭密柵（俗名曰杻箔）以受窮魚者謂之漁筴魚隊遠來輻湊有路要路立船設網獲魚者謂之漁隧（如有一條路故本名漁條）廣洋之中魚族所聚大小漁船逐水設網者謂之漁場（聚會謂之場）地勢便好空於捉魚宗船左右衆船爲翼者謂之漁䑸（以其好基址本名漁基）視其立船多少獲利厚薄以定稅率

京畿○仁川有小箭三處異於海西之土箭自前收稅故今亦從略定稅○江華燕子津漁磯七處喬桐桼島漁磯一處南陽茁朴嶼漁磯一處此等地方皆自備漁具募民漁採以修軍器故免稅○臣謹按京畿沿海郡縣十餘邑也昵近王城漁利極厚今此稅案一無條列意皆諸宮諸司之所管故當時不能收奪然王者立法須有大籍雖許免稅宜有紀載並其名而泯沒恐不可也○漁磯之名又在箭隧場艓四者之外亦非制也如無所當宜列爲五不可散落如此

海西○黃海道土箭本名曰土箭竹麻爲攤所捉不過鰕蟹其

利甚些故不定稅率京畿亦用此例○臣謹按黃海道者三面環海之地依山七邑之外無非海沿白川延安海州甕津昵近王京一帆之風船泊龍山黃州鳳山安岳長連昵近平壤千石之魚販于外城其漁利之厚遠過南徼而一箭一艓不編於王籍抑何故也延平之海石首之雹磤磤轟轟聲到京城則萬人仰口思食蹈魚俗名曰石魚今乃曰土箭所捉不過鰕蟹不亦誣乎既王者立法成賦中邦而倖門未杜腴土盡漏唯下戶細民是制是抑嗚呼惜哉

湖西○湖右漁箭青魚石魚其利最厚青魚即碧魚非中國之所謂青魚

鰣魚雜魚其利次之鰣魚多鯁俗謂之眞魚今分爲十等一等稅錢四十兩本云別一等或三十兩視利之厚薄二等二十五兩或二十兩本云別二等三等十八兩本云厚一等四等十七兩本云厚二等五等十六兩本云厚三等六等十五兩本云厚四等七等十四兩本云薄一等八等十二兩本云薄二等九等九兩本云薄三等十等五兩本云薄四等邊地小篊其稅三兩○臣謹按湖西之稅其鹽稅分爲八等膏者四等瘠者四等其漁稅分爲八等厚者四等薄者四等益一手之所出也自古分等未有此例八等之外上置別二等下置邊一等其所謂別二等收錢則爲四等煩亂不齊磊魂不安如是而未有

能平物情者也又凡差等之法上闊而下促誠以利厚財鉅者其兩等相距之間空闊利薄貨小者其兩等相距之間錙銖是爭不得不短促也今也厚者四等差以一兩薄者四等差以三四仰又何義其亂雜無理如呂不韋律呂之數當時立法之初其民情之不能稱平必矣今已歲久必以差等亂雜之故百弊紛興惜乎其遠莫得聞也

湖西之漁場漁隧漁艍（本文云漁場漁條漁基）其稅四等大船八兩中船六兩小船四兩么船二兩（么船本云小小船）○臣謹按漁稅者漁地之水稅非船稅也然以船之大小差其稅

牽儱一船稅愚民之惑無以解矣臣謂稅案宜正其名假如大船載魚萬斤中船八千斤小船六千斤則揭例以示之曰每魚萬斤稅錢十兩而船之大小附魚以分則自然大船納十兩中船納八兩而船稅漁稅不相混亂庶可以小解民惑矣

湖西索罟之利（方言曰汪朴）不如漁箭其稅從輕大者五兩次者三兩小者一兩○按索罟者潮進而施罟潮退而捕魚者也

湖南○湖南漁箭分爲三等（箭本箭）樆長六百把下至三百把（東語兩臂引伸其袵一度謂之一把）箭水淺二丈者爲大箭（樆本文作簾）

㰚長二百把以上杠箭水深一丈者爲中簄(杠箭即密柵)㰚長八十把以上杠箭水深半丈者爲小簄三等之簄又以利之厚薄細剖爲九等○㰚長十餘把亦無杠箭者謂之幺簄(本云小小箭)○古羣山稅率最高蝟島次之靈光扶安萬頃次之茂長興德古阜沃溝又次之光陽順天樂安寶城興陽康津又次之長興靈巖海南珍島務安羅州咸平又次之○臣謹按當時定稅悉遵本邑之舊例非察諸地之實情不然何若是其不公也羣山蝟島誠爲漁簄之大都會置之首等可也其餘諸邑別無差等又何必歷歷分等乎羅州靈巖通貫最廣而入於末

第餘可知也凡郡縣分等毋論災傷徭役皆因其時守令有勢無勢及智愚誠僞各欲利其所莅故難得其實情大抵一王之法貴在均齊所謂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也諸路稅率或一槩以平之或細剖以差之敧仄亂雜一至如此苟且因循冀無怨言豈不嗟哉物之盛衰時月以變必欲細察反爲大誤者多矣臣久居海上魚箭之事知之詳矣古之殷盛今猝蕭索古之孤寒今乃繁富推移變幻不可執定今必刻舟以求劒守株以索兔其於情遠矣臣謂漁稅正其大率不設雕鏤之巧則王法成而民賦平矣

秋後設箭者所獲不及於春夏大箭三兩中箭二兩小

箔一兩◯臣謹按春夏之箔不記錢率唯秋箔詳之又何故也船稅忽拔洎西鹽稅忽略嶺南漁箔之稅湖南忽去錢率編書如此何以為法令觀原編都是牽架彌縫之法誠可恨也

漁隧分為三等一從舊例參酌定稅本文漁條云◯臣謹按一從舊例則應以舊例著於編中所謂舊例散在郡邑於何考矣不著錢率欲平民賦亦難矣

漁場立船之數法聖浦準五十九隻每一隻其稅二十二兩蝟島準九十隻每一隻其稅二十兩餘倣此立船有多少則稅額有加減◯臣謹按立船多少不唯京司

遠莫能察卽法聖僉使蝟島僉使亦無由詳知此事宜約定船數如所云法聖浦六十隻蝟島九十隻以立稅率旣定旣立遂爲恒法年年無改永久不動乃令本地僉使擇於諸船立一甲首如所云船主類都使之均稅假如法聖浦六十隻每隻錢二十二兩則厥錢一千三百二十兩也一千三百二十兩立之爲恒率若有一年船集衰少不過爲五十五隻稅本額不足五隻則船甲增率每一隻收稅錢二十四兩視本率二兩有增以充本額五十五隻每隻收二十四兩亦其錢爲一千三百二十兩○若有一年船集稠盛多至爲六十五隻視本額五隻加多則船甲減率每一隻收稅錢二十兩三戔一分視本率有減以充本額

六十五隻每隻收二十兩三戔一分則亦其錢爲一千三百二十兩所贏者一戔五分而已餘皆傚此而諸路漁場咸用此法則民志大定而國入有恒不亦善乎此法有深中情理者凡船集衰少則魚貴而利厚雖增二兩商人無怨矣船集稠盛則魚賤而利薄雖減二兩商人非倖矣豈不深中於情理乎或曰船集旣少魚亦無利將若之何 臣以爲物之貴賤係乎多少船旣少矣魚必不賤若魚更多則專其利何得無利乎唯計船出率不可委任於船甲宜令該地僉使照管出率而郡守監司別行廉問俾無奸弊可矣船入來集者本知稅額恒爲一千三百二十兩而今之集者幾隻則每隻之當收幾兩各自明認不可罔也若如原編之

法則吏校入海搜括船隻討賂索例民力先竭旣算旣收竊而私之百隻之船只錄數十年年減額勢如下山民膏徒涸國入日蹙卽必然之理也今法聖蝟島之稅果有名無實卽制法未善之故也可勝歎哉

漁䑸之稅(本文云漁基)蝟島之食島前洋其宗船稅錢一百兩(㝡據要地者)左右各一隻爲第二等又各一隻爲第三等又各一隻爲第四等皆遞減十兩(二等九十兩四等七十兩)又各一隻爲第五等又各一隻爲第六等遞減十五兩(五等五十五兩六等四十兩)第七等各一隻亦稅四十兩○蝟島之大豬項以十四隻爲準每一隻其稅四十兩亦從立船實數加

減其稅○臣謹按漁䑸之利雖厚一船百兩之稅似乎太重左右各七船之外遂無一船亦未可知立法似疎略矣且念計船立稅終有疊稅之嫌法曰䑸地其要地之稅百兩要地左右遞減其率空矣本稱漁基亦所以避船名也

嶺南○海之漁場有杏魚場杏俗字也本名大口魚青魚場小青魚文魚場章擧魚江水之口大罛打魚者亦稱漁場方言擢罟○漁隧亦有杏魚隧青魚隧雜魚隧本作條漁笶亦有杏魚笶青魚笶雜魚笶本作簾在海曰簾在江曰箭江水之中亦有漁笶取江魚○總之漁場有起無廢而漁隧漁笶時起時陳雖步步相踵皆稱漁地而其實時起不過千百之一每式

年稅案漁隧漁簖開列第次註其陳起以著其實稅之數○舊例漁隧漁簖（立船曰隧 設柵曰簖）捉夻魚青魚者機張縣五分稅一東萊府八分稅一統制營三分稅一（右沿漁稅本屬於統營）輕重不均今從其中者五分稅一○臣謹按五分稅一之說臣所未曉漁隧立船五十隻唯十隻收稅漁地設簖五十處唯十處收稅是之謂五分稅一乎抑機張之隧得魚五千斤取千斤東萊之簖得錢五千兩取千兩是之謂五分稅一乎由前則与湖西湖南之例絶不相同由後則得魚得錢之多少非守令之所能察作法之初若是朦朧其何以經久而不圮哉

漁場之稅一依舊式以定其額興海延日長鬐蔚山青魚場毋論土船客船本文云地土船他邑船大船小船凡罛船本云揮羅船一隻其稅二十兩細網船一隻其稅六兩○晉州泗川文魚場毋論土船客船大船小船其稅二兩○昌原江魚場舊例隨捉隨稅本無定額今亦以五分一立率○臣謹按沿海郡縣無不捕魚而數邑之外不少槩見江口捕魚無邑不然而昌原之外並無所論金海亦不錄意者當時或本隸於兵水諸營或聊賴於弱小諸邑故不能盡奪姑爲是便宜也然王者立法不宜若是其破碎缺落宜以沿海之地一隧一濱咸隸 王籍平其賦

稅与諸路較若晝一無有一賨或敢傍穿於是就一省之稅總數之中派給諸營諸邑曰統制營一千兩左水營八百兩東萊府七百兩金海府五百兩漆原縣三百兩以其餘錢納于京司不亦可乎立法苟且常若愧怍無成則三壤成賦中邦底氣象可勝歎哉

總論云漁隧漁𦎂五分稅一者勿置色吏但置監官其漁地相近者一人兼察二三處或四五處每日視所捉多寡時估貴賤書消息三件一件上本官一件留本所一件給船主逐日粘連待漁事出場合算通計五分稅一書塡掌標出給船主必自監營句檢或摘奸或廉察

如有漏誤依律重勘○臣謹按當時均稅之臣何若是不曉事也一年之中漁地之孰與孰廢漁船之孰多孰少尚不能盡察況逐日所捉縣官何以察之臣謫居海上時与書生乘小艓親往漁箭要買大魚魚商忌之与船子刕奸雖身至矼箭自看水潮退乘舟至矼箭取魚者名之曰看水所獲皆瑣小雜魚而已悵然而反以語土人土人笑曰漁人有遁甲藏魚之法雖親乘其船不能覺也或繫之船尾以待客散或繫於箭杠以待商販不可知也如此之事縣官何以察之且看水之法潮退在於一時船入在於一時監官兼掌數處何以察之且監官何人既受

子産之欺又無公儀之廉則監守自盜理所必然漁人上應公稅下酬私債猶懼不給況於其間賸事一官朝夕承奉則漁地所獲皆監官之餼而上之所稅下所自領皆波及之餘民復有業魚者乎均役刱設之初民口喧騰皆此等律令有以名之耳法旣極謬不能久行今沿海漁地未聞有此法

事目云漁稅舊屬本官今旣盡罷其漁場點船之稅及隧笄五一之稅上納中除十分之一以贍本官○臣謹按嶺南漁稅彫弊最甚徵里徵族勒充元額益以五一之稅不成法制猾監剝割民不趨業故漁者日衰稅者

日虐以百應千以十應百以至此耳若使立法之初少加商量豈有是哉上納未充追捕四出縣令亦何以索其什一哉

事目云各魚靑魚其隧籍之陳廢者舊例自統營聽民自首酌定稅額謂之私受今依舊定稅七兩○各魚靑魚之時漁船不入漁場不入漁隧只在大洋中捉魚者舊謂之去處條今定稅六兩此船或入於他處漁場漁隧捉魚者自該地方依例收稅洋中罛船本文云揮罹其利甚大今定稅二十兩此船或入於他處漁場漁隧捉魚者自該地方依例收稅○臣謹按田農者土著之事也禾苗明有指望官長可以目察然猶自古以來稅有定率

天字田幾負地字田幾束載之鐵籍永不加減況碧海青天隨風逐潮倏來忽去聲空跡滅者顧何以執之察之如數掌紋哉漁之爲事或獲利如丘山或狼狽爲虛空今年西灣之箭大獲明年東浦之隧忽旺必欲細察而中於理則奸吏猾校居中舞弄而漁者魚駭獸竄稅者狼貪虎纍業者自沮於風聲之外而魚鮮日貴生民之嗜好不充於是乎怨詛刅興而制法者受罵矣可不懼哉臣每讀蘇軾魚蠻子詩竊爲桑大夫悲之也臣伏惟均役之法凡大小船隻咸受掌標歲終而納另受新標不獨船隻爲是也凡漁箭立柵者咸受掌標其無掌

甲首法

標者其罰与船法同漁隧漁艅莫不皆然法未嘗不密也唯其税率太高查括太酷故奸吏頑校得以居中而剝割此所以漁者日衰而漁地日廢也今若使税率至輕以爲椿額乃於漁人之中差出甲首或一場一人或數場一人使之視船多少上下其率(法見上)但克原額毋闖時利(不問今年之利害)則其無票驗者伊等自相摘發如京城市人亂廛摘發之法而瓜皮革屨必無以匿其形跡矣然後下情活潑上入牢固而無衰惡日穨之患矣今差猾監數十百人係牌四出日以消息之牒報于縣官民何以措其手足哉私受之名不如票驗況茫茫碧海

之中去處條之多少有無縣官何以知之而輒出其稅率哉行不得之政也

雜魚之隧其利不多雜魚之簇其利至此數文之藤施於浦邊潮退則成陸之乾簇謂江魚之簇功多而利少其本稅皆薄今分爲三等每等又各分九等○上一等其稅九十兩每等遞減十兩下至九等其稅十兩○中二等其稅九兩每等遞減一兩下至九等其稅一兩○下一等其稅九戔九十文每等遞減一戔下至九等其稅一戔○臣謹案其利至此者皆指下九等而言之也一隧之稅多至八九十兩一簇之稅多至七八十兩豈輕稅乎此條未可詳也然其

差等之法至精至齊端妙莊嚴有足以該衆情而平庶品當以此法通行諸路爲凡平賦之楷式也臣昔作邦賦議其戶口之役分等如此古人其先獲之但所謂下等十錢廿錢瑣瑣零零不足以自達於王賦如此之類宜附於近地䱛隧之列於上中之等者使自收斂以補其稅如古附庸之相屬其附屬多者升爲高級庶乎事面不苟也

青魚之漁毋論隧䱛始於冬間訖于春初雖在春初其所領掌標亦以去冬書塡魚商掌標亦同 ○臣謹按此諸路之通例

凡網船於此地了當漁事旣受掌標又往彼處漁場捉

魚者又自該地方依例收稅○若與海延日長鬐地界
相接凡漁者雖互相往來毋得疊稅○凡漁地漁船掌
標一依土船商船掌標例歲終還納本官監封上送○
凡客船其掌標受之於漁地還納於船地本船邑隸之○臣
謹案此數條皆諸路之通例○
統制營左水營即東萊水營各魚青魚本有貢額統營漁隧
四處漁簖三處水營漁隧一處畫給本營並免稅○統
營是海路第一關防舊例海稅全屬是營今以本道稅
錢一萬兩每年除留本營以贍軍資○臣謹按一萬兩
除留之法固善矣○其以漁隧漁簖數處畫給二營者必

胥弊端本管專護所屬其餘漁地必受害恐不便也

凡漁事各胥其時雜魚則春夏其時也文魚江魚則秋其時也夻魚青魚則冬其時也若其稅錢則一年所斂並於翌年三四月与船鹽諸稅同時上納○青魚之漁雖拖至春初亦以上年條施行○臣謹按此亦諸路之通例

江原道咸鏡道平安道事目無所論○臣謹按三道漁稅設令不納於本廳均役事目空胥提論都無一言之偶及豈制法之體乎意皆悉依舊例屬之諸營諸邑然 一王之法空畫一爲法無小參差使各欽遵令以不納本廳

之故而任其荒亂莫之操理亦天下不廣惜哉

嘉慶戊午 御製策問湖南儒生（正宗二十二年）其均稅之節曰凡厥稅額並屬均廳益爲杜私門而抑海征也令下之初浦民鼓舞不出十年稅日益蹙民日益瘁設筭家說七山立船輒數蝟島而此已十減五六他又何論營閫之貿用難保守法比總之美意莫副名實量船之規多準七把以上本道之法乃以六把爲準則船制之長短自如把數之嬴縮隨時場基不免抛棄而尚載錄案（基者䑸也）網稅未嘗折補而多歸尾閭非唯海夫懷怨抑亦陸民稱苦市少魚鮮則曰均役之故井少鹽烟則曰均

甲首諺見 下

役之致以至物價刁騰民產艱乏莫不歸咎於均稅將何法而蘇救之○臣謹按營闔未嘗不貿用唯所謂比總之法未可恃也比總謂均役之初京司上納爲幾千兩其後視此爲準京司所納有比總本縣之收而有比總予么筭執之爲中筭么船錄之爲中船廢棄已久而稅案未削易主已屢而徵督依舊豈僅比總而止哉古人云不見其形願察其影今沿邑均役之吏皆以百兩之賂圖差於首吏此賂名曰風債不食千兩何賂百兩海稅監官亦復如此其剝割之無厭隱匿之不貲居可知矣必於漁人之中差出甲首使自均數而官以時察之然後斯病小蘇矣

延日縣監鄭晩錫上疏曰均役之後海稅煩重魚産漸縮而其利以衰漁戶漸散而其稅無減洋中去処移輒胥徵海口古簄廢亦不免年久破碎之船咸被鄰族之徵類茲本縣凡人與船之俱亾而里徵族徵者至於十九隻之多餘可知矣昔年百夫之納前年責于十人前年十夫之納今年責于一人民其堪之乎夫廢簄破船之不得免稅者不唯均廳之徵代亦由營屬之索賂臣取見均廳節目云苟無章標不得往來濫免倖漏自應無慮凡破者造者勿爲磨勘只令付標以除勘債之弊已上節目文今破廢開錄及間年改案之際營屬之索賂無厭豈不頑

奚但洋中去処而已

哉無票之船不得往來均廳旣知之矣旣知其然而猶
疑不破不可也明知其破而猶靳許免尤不可也夫存
亾盛衰物之理也常存不亾纔毁卽成誠所未易廢㢱
破船豈可恒責其立代乎至於洋中去処之疊徵其稅
者此不過該邑吏校之所爲責在守臣不足以煩朝廷
也○按今日沿邊海稅之弊誠如此疏所論然京司上
營之失論之頗詳而縣吏作奸太疏畧矣無票之船雖
難出洋与吏𠬝奸何所不能按通文館志我之漂民到
倭浙等処彼人專索票驗供云失之風波者間或肴之
夫掌票爲物藏于船箱船旣不破自無可失之理由是

通暢矣 確之論

第一妙方

觀之無票之船未嘗不出洋也此等漂人回到空何均役聽考其船案不空徑放况漁𥰭無票而捕魚者星羅棋置無不輸稅於縣吏曾於康津海中見之京司之吝於許免豈可咎乎廢𥰭破船非曰無之漏𥰭隱船胡不發矣陳田汰田非不綿亙而漏田隱田未嘗無也黃口白骨非不煩冤而剩額疊額未嘗無也軍布二額民丁罹名者或至五六船与𥰭何以異是况碧海靑天曰隧曰艒者即河伯望洋百靈秘怪將何以知其實矣察之有道每當差任之時其均役一窠吏屬避之乎抑爭之乎若猶爭之其奸可闚也如果避之即弊瘼可議也洋中去処空反三隅何但京司胥咎哉

魚稅表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五等	六等	七等	八等	九等
大箭	四十兩	三十六兩	三十二兩	二十八兩	二十四兩	二十兩	十六兩	十二兩	十兩
小箭	九兩	八兩	七兩	六兩	五兩	四兩	三兩	二兩	一兩
大隧	九十兩	八十兩	七十兩	六十兩	五十兩	四十兩	三十兩	二十兩	十兩
小隧	九兩	八兩	七兩	六兩	五兩	四兩	三兩	二兩	一兩
幺隧箭	九戔	八戔	三戔						
魚場	二十四兩	二十一兩	十八兩	十五兩	十二兩	九兩	六兩	四兩	二兩
魚舡	九十兩	八十兩	七十兩	六十兩	五十兩	四十兩	三十兩	二十兩	十兩
魚磯	九兩	八兩	七兩	六兩	五兩	四兩	三兩	二兩	一兩
藿田	九十兩	八十兩	七十兩	六十兩	五十兩	四十兩	三十兩	二十兩	十兩

右魚稅表一首臣所作也其例取諸路所定魚稅之額以諸路中最高之數立之爲第一等以最少之數限之爲第九等於是取其中經之數平數差次列之爲二三四五六七八等(其中經之數不可平數者上闊而下促以趁其限)於是取諸路稅額凾之于諸等其或本數參差不合者以其所近上附下附(近於上者增之爲上等近於下者減之爲下等居其中者采公議上下之)魚䑳之稅最高者百兩終似太重故以九十兩爲一等○每郡縣作稅案必云一等箭幾処五等箭幾処六等箭幾処(不必備九等)乃列地名戶主(卽小名成冊)隧与場䑳皆倣此隨其所有不必備等

藿稅 方言海帶謂之藿

湖南○湖南之藿田苔田或起或廢不可以幾把幾束定其稅額姑從舊稅斟酌裁減○臣謹按藿者海帶也 方言曰麻欲 苔者海苔也或稱甘藿甘苔而苔又多種有紫苔 俗名曰海衣方言曰朕 青苔小異大同者五六種也○湖南藿田之稅錢貫之數不見事目今不可詳然一丸之島圍不過百餘步者私家收稅或徵二三百兩一拳之石徑不過十餘武者私家買賣或至二三百兩羅州外洋黑山島紅衣島可佳島太師島 在國之坤維 珍島外洋滿載島發梅島胡骨島東荒島西荒島 方言荒謂之居刹 靈巖外洋楸子

島等地皆産海藿其小小屬島如丸如拳者不可勝數而事目闊略如此未敢知也○濟州亦産海藿半國仰哺然濟州魚鹽之稅仍於本州留用無收納也

嶺南○嶺南藿田自有一定之地與船隻鹽盆之時有成毁者不同今斟酌定稅○海藿以五十條爲一束五十束爲一同(二千五百條)每一同折錢七兩肴半○蔚山甘藿其味甚佳厥價懸絶每一同折錢十兩○臣謹按海帶爲物託根於巖石之罅展葉於海水之底猗儺牽風脆嫩易折若於夏秋之交其葉盡舒刈晒及時則藿事稱旺若于此時盲風怪雨不時發作則風濤激石嫩葉都

碎雨潦彌日蒸鬱未宣海藿於是乎失稔矣故其稔其歉漁者難欺陸居之人當其時也坐觀風日逆知其貴賤藿田之情如斯而已今乃曰湖南之藿其田或起或癈嶺南之藿其田一定不易可乎藿根著石振古不死或起或癈有是理乎當時湖南均稅之臣其見瞞於小吏矣又按一同折錢七兩有半則二十五條七文有半也東海之藿雖時價至賤一條三錢未或有減在本地如此折錢如此亦見瞞於小吏矣公輸之物雖合從涼民出之力不必浪消亦恐太近於無義也

關東通川以南三陟以北其產藿之田本無私主亦無

甲首法

官守人得而採之故舊例營邑收稅皆於商船今若創
出官守則小民失業照舊徵船則船入叠稅既納船稅故今
令沿海諸津其掌津者與民偕作及時刈取通同分排
以充稅額○蔚珍平海舊有官守有田直又有監考以收藿稅
令亦以藿田定稅每藿一同五十束折錢四兩四戔○臣
謹按○津夫雖賤○恆掌是任○必有奸也○旣照舊例○確定稅
額○使民咸知厥數○甲田三十兩乙田二十兩每於採藿之日○令諸商
會議○以其曹類○公薦一人○使爲甲首○每田置一人附近者兼察來受
官帖○退行其職○通同分排○以充原額○則或勝於津夫之
恆掌矣○諸路漁地之稅○皆當用此法○又按舊無官守

者未嘗非王土也舊有官守者未嘗禁民採也一海之沿咫尺相望而彼冒薄稅似若非王土此仍擅利似若置私藏豈王者平賦之政乎臣謂蔚珍平海亦撤其官守許民私採如三陟通川之例則法制均一矣惜此小損終不肯盡一爲法豈不苟哉湖南嶺南之藿都被土豪之霸占而不能收之爲公物區區二邑之藿孤擅其利將何補哉

關北○原書無所論○臣謹按北道昆布者天下之珍異也昆布之小者方言云多士麻爾雅云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即此物也唐書渤海傳沃州之縣南海之昆布錄之爲奇

貨我邦三面環海而此物唯產於咸興之海其味絶佳

一國仰哺而原書都不提擧未可知也

鹽稅

京畿○鹽盆之稅舊例每一坐釜收鹽有差下自一石上至四石今亦依此立稅而以錢代徵每鹽一石或徵一兩五戔或徵一兩二戔五分並計雜費多少上下共稅

○臣謹案名之曰法豈有如是者乎事苟非也勿爲可也事苟是也君子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民有胥動浮言以亂法令者臨之以威武繩之以刑律令毋敢動不亦可乎令也惴惴栗栗唯恐變生唯是列邑之舊例是遵是依毋敢小變豈理也哉乎之以槩則本重者有減本輕者有增減失吾財增

有民怨故仍舊貫云耳然一王之法不可如是乎之以槩則數月嘮叨一年而定十年而無惑百季而無思天成鐵鑄認爲當然因而依之則數月安穩久而生疑曰某邑何獨厚乎吾土何偏重乎旣亂旣雜吏緣爲奸斂於下者日增而日重輸於公者日減而日衰此必然之理也制法之初豈可如是乎

南陽之鹽不以釜計唯以滷坎之大小分爲四等（坎本作井）大坎稅錢四兩中坎二兩小坎一兩幺坎六戔（幺坎本作小小）井廣州之鹽坎無分等每坎稅錢皆二兩○按所云鹽井者滷坎也（蜀有鹽井是煮井泉爲鹽非以坎爲井）將煮鹽先作土坎以

貯滷水斯其所謂井也吏胥鹵莽以坎爲井不可因也

○臣謹按南陽廣州之海其地相接其貯滷以煮鹽無以異也彼分四等此用一率豈王者拱而觀者耶爲王者制法宜念　王者之體貌一任吏胥之舊例唯恐翻動以生事豈不感哉堂堂一王之國議定魚鹽之稅其呑聲忍氣如此斯何故也

三都及永宗堡其待變鼓醬之鹽不可不給鹽稅錢上納之中許各計除　江華廣州各除七十石每石折錢一兩二戔實八十四兩開城永宗各除五十石每石折錢一兩二戔實六十兩

○臣謹按鹽價折錢誠以一兩二戔爲中則前定稅錢或徵一

兩五戔或徵一兩二戔五分又何故也徵於民則無定算播於用則有恆率徵於民則從高價播於用則從輕估皆苟且煩亂非制法之至也

海西○海西之鹽不以盆計不以坎計唯以鹽場之美惡功少而得多者其場美功多而得少者其場惡柴場之遠近近者兩弦煮鹽不殆近百石不然者不過三四十石分爲四等大盆其稅錢十六兩中盆十二兩小盆八兩夾盆四兩旁有小盆者謂之夾盆有一小盆者謂之加夾又○信川白翎小盆十九処稅之以夾盆各徵四兩柴場既遠且有唐船追捕之役其業不專○臣謹按鹽場之有美惡柴場之有遠近不獨海西然也人功之有難易得鹽之有多少不獨海西然也

制法者宜惺惺憁憁觀此一段

諸路鹺之以盆數海西細察其情理豈一視之政哉柴場有盛有衰鹽鋪在近則蒼鬱之山未幾童濯一定其稅亦難矣總之田稅分等宜視穀出之多少種一得百則稅率宜高也(種一斗得百斗俗謂之五出)鹽稅分等宜視鹽出之多少兩弦百石則稅率宜高也(十五斗作石)旣立高等以次遞減分之爲九等輔之以別例斯其法乃中於情理矣土性之肥瘠柴路之遠近盆坎之大小其歸鹽出之多少也執其歸而辨其等不亦可乎

湖西○湖西之鹽不計鹽盆之大小唯視鹽田之膏瘠膏而廣則其利厚瘠而狹則其利薄故分爲八等○膏田

一等其稅十兩二等九兩三等八兩四等七兩○瘠田一等其稅六兩有半二等六兩三等五兩有半四等四兩○臣謹按。鹽田膏瘠之別。異乎五穀之田。沙細而膩。土鹹而堅。滷不下滲者。名之曰膏田。沙理麤疏。土性淡酥。滷不下渟者。名之曰瘠田。天下之擇鹽地者。其論皆同。不獨湖西之鹽。所求如是也。何况地廣則利厚。地狹則利薄。此又稼穡之所同然。不唯湖西之鹽。其理如是也。今玆所論。有若湖西之鹽。別有奇性。故其稅別用特例。不亦踈乎。當時均稅之臣。分出諸路。諸路舊行之例。有此有彼。遵之唯謹。說之各殊。其實八路鹽盆。皆地欲

其廣。田欲其膏。柴欲其近。坎欲其深。盆欲其大。弦欲其無雨。責欲其多得。如其所欲者。其稅空重。違其所欲者其稅空輕。西沿則視其盆坎。而不問其土性。南沿則視其土品。而不問其盆坎。有是理乎。由是觀之。其分等定稅之法。雜亂敧側。不能爲畫一之法。審矣。雖八方風氣不可齊一。而無故錯出。不必如是。況接壤連烟之地乎。

○又按地有膏瘠。列爲八等。則入於高等者。自知爲膏地。入於卑等者。自知爲瘠地。今乃以膏地瘠地截爲兩段。各爲一種。斯豈分等之法乎。

○又按分等之法。或分三等或分九等。以其兩端之間。必有中位也。或分七等。

上下各三而中処其一可也或分五等上下各一而中処其三可也吾東之法必分之以四等六等八等十等斯亦稽古而不合者也

湖南○湖南之鹽有土盆鐵盆其圓七抱者爲大釜抱本作把今正之四抱者爲中釜二抱有半者爲小釜摠有三等又各細剖差爲九等土厚柴賤漁場市場便近者爲一等其次爲二等差而下之以至九等○臣謹按七抱者爲大釜四抱者爲中釜則六抱爲大二等五抱爲大三等餘可推知三抱有半及三抱者爲中二三又以土之厚薄柴之貴賤漁市之遠近差其等級上下其錢盆之大小以爲本領而

餘皆參伍者也諸路鹽稅之中唯湖南之法備觀諸情最似精密唯其分等之術未有一定之例當事者感焉

○今隱栝為法則定以盆為主而四觀各分三等盆之大小分三等〔七把以下為上釜五把以下為中釜三把至二把為下釜〕土之膩瘠分三等〔曰上上中上下上〕柴之貴賤分三等〔以賤者為上〕利之厚薄分三等〔以漁場市場之遠近分之〕於是四觀皆上者為一等〔盆大土膩柴賤利厚〕三上一中者為二等〔盆大而二上一中〕二上二中者為三等〔盆大而一上二中〕一上三中者為四等〔二上一中一下者亦為四等〕四中者為中等〔二中一上一下者亦為五等〕三中一下者為六等〔二下一上一中者亦六等〕二中二下者為七等〔盆小而二中一下〕一中三下者為八等〔盆小

而一中二下四下者爲九等盆小土瘠柴貴利薄則㡳其分等有所憑據不致惑亂今唯鹽等有三而其餘無等臣恐當事者不知所以裁之也上所論其以盆爲本則与原法同然既名大盆則七抱五抱同在上等七抱或可爲三等五抱或可爲一等是其異也

今取湖南鹽法爲從横表如左

	大一等	二等	三等	中一等	二等	三等	小一等	二等	三等
羅州 靈光 古阜 扶安 沃溝 茂長 順天	二十二兩	二十兩	十八兩	十六兩	十四兩	十二兩	十兩	八兩	六兩
靈巖 光陽	二十兩	十八兩	十六兩	十四兩	十二兩	十兩	八兩	六兩	四兩
康津 長興 樂安 寶城 興陽 萬頃 臨陂	十八兩	十六兩	十四兩	十二兩	十兩	八兩	六兩半	五兩	三兩半
海南 珍島 咸平	十五兩	十三兩	十一兩	九兩	七兩	六兩	五兩	四兩	三兩

右九等之外又有幺釜（本名小等）小凡幺釜之稅一路同徵一兩無加減也

臣謹按諸路鹽法之中湖南獨分九等最似中理使均稅似是李璆蓋以鹽之大小分之為九等而上之膩瘠柴之貴賤利之厚薄即所以上下其稅故同是一等而有徵二十二兩者有徵二十兩者有徵十八兩者十五兩者是其驗也臣謂諸路之鹽皆以四觀上下其等如上所論三上一中二上二中等而諸邑之鹽不必皆備九等如我邦田分六等而諸邑之田不必皆備六等京畿只有五六南方參有一二而稅率稱平不亦善乎今令諸邑之鹽其等雖

同而其稅各殊非制也書曰庶土交正底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鹽之有稅亦我中邦之賦也一王之制定均於中邦今中邦之內法制萬殊吏緣爲奸官不知方臣謂亟取湖南之鹽法隱栝矯正頒于八路俾有畫一之制未可已也試作八路鹽稅表見下

嶺南○嶺南關東有土盆有鐵盆互相得失莫上莫下故一例以槩之每一盆其稅錢六兩○本無鹽田而收拾他盆之餘滓漬水煮鹽者名曰童盆土盆鐵盆同其利皆薄故皆稅二兩○臣謹按南自可東東迤于蔚山長鬐北至于歙谷其間水程殆二千里其間物情有萬不同一

例以槩之冒之以六兩之率抑何故也關東地狹容或可也嶺南一大國也有海有江有山有野富商大賈充羨馳騁忽於此地若是闊略豈不惑歟豈嶺南之鹽盆無大小土無膩瘠柴無貴賤利無厚薄其一等大盆僅可以當湖南之九等小盆乎何詳於湖南面略於嶺南若是其懸絶也潢水出小白山洛東江西流至尚州又折而南流至咸安之北与濫水合流東南流至金海之東乃入于海其間水程四百餘里尚州諸縣東距寧平之海三四百里山路極嶮雖輦輸擔負而東海之鹽無以波及故潢水左右沿諸邑皆食南徼之鹽南徼之船北

達于尚州西至于丹城蜀麻吳鹽雲委山積國中鹽利莫嶺南若也即鳴旨一島(在金官海中)歲煮鹽累千萬石遂於洛東浦上(在尚州)別置鹽倉監司歲算千萬而海平古縣歲致鹽萬石鹽利之甲於國中即此可知湖南則一盆之稅二十餘兩海西則一盆之稅十五六兩然而海西湖南未聞有鹽倉亦未有鹽官嶺南則監司歲遣親裨煮鹽于鳴旨販鹽于洛東以攉民利以厚私槖而國入之稅最輕於諸路臣未知其何故也當時掌事之臣非不欲均稅而嶺南按道之臣多方遮攔廣設礙障使不得杜私以強公故其稅犖如是也豈不惜哉今國用

置場朝不慮夕而嶺南監司之俸甲於八路臣謂嶺南諸徵議置官鹽數十処如中國之法以其贏羨歸之度支凡私鹽之稅亦依湖南之法改定其律使鹽官收之則國用其有補矣○嶺南鹽利唯自統制營海中以至巨濟東萊蔚山之海諸浦諸島之鹽可輸潢水之口者其利甚雄若自長鬐以北東沿之鹽其利似薄宜詳核以定其率也

關東○關東鹽稅皆如嶺南○臣謹按嶺東九邑地勢偏仄居民鮮少鹽利似薄嶺西諸邑雖亦仰鹽於嶺東而大嶺接天商旅艱行其鹽利未必厚也通稅六兩恐或

空然○

關北○咸鏡道之鹽亦有土盆鐵盆土盆之稅通徵十兩鐵盆之稅通徵六兩其半破者三兩○臣謹按嶺南關東亦有鐵盆既有鐵盆應有破者他道之盆不察其破北盆之破獨減其稅亦不公甚矣且北路諸沿有繁盛都會之地如元山咸興有荒寒寂寞之濱鹽利必有厚薄与江陵等九邑其情不同通徵十兩亦恐不空

北邊清差鹽會寧開市日三甲人口鹽十五堡邊將月餼鹽

本宮禁火鹽咸興及永興合二百九十六石每石折錢一兩半鹽稅上納中計減○文川鹽稅舊補民役許令折半上納折

半留用

關西○關西之鹽分爲五等大釜稅錢十兩中釜七兩小釜四兩幺釜二兩夾釜一兩○義州開市鹽淸人例贈鹽諸邑諸鎭食鹽春秋合六百十七石三斗每石折錢一兩半鹽稅上納中計減○勅使迎接時饋鹽三十三石十斗六升亦折價會減

事目云鹽盆破毁及新設者告官摘奸枚報如船稅之例○詐稱陳廢及新起不卽告官者嚴刑○土盆告破者其鹽田陳廢然後免稅鐵盆告破者必片片破碎然後免稅○臣謹按條例雖如此今八路鹽稅皆視其原總

均役初設時所納之原數每年比總視本額充之故沿海均役之吏從中

作奸其新起之處雖土鹺如盈咸冒稅額其破毀之地

雖蔓草生竈難除案錄不唯是也原總既溢而猶稱不

足則本率之外加斂於諸竈新竈始設而將出稅率則

下等之盆勒充於上等其或納賂而求媚者膏沃之田

亦歸卑級又或既斂而逋欠者吏食之來年之稅先期催

督名之戶引等種種奸弊不可勝數而色色誅求又難以枚

舉矣廳例摘奸債磨勘債改案債巡營例錢京司例錢

其巧設名目徵於鹽戶者無日不至色吏之外又有監

官猾校浮客侵漁椎剝又不可名狀也須自朝廷每十

二年一遣均役郎暗行鹽戶平其稅額察其隱悲修之
整之然後國用不蹙而民力得紓矣總之鹽法莫善
於均役其視中國搉鹽之法不啻清風洒六合矣然常
平之政王者所貴鹽与五穀無以異也劉晏制常平鹽
法以贍國用以紓民急上下稱便史冊稱善當時官煮
而官粥之猶云稱便況民煮而官販之乎鹽之方賤不
異土壤若於此時增價以糴之則鹽戶沾惠無破竈毁
盆之愁矣鹽之方貴有類珠玉若於此時減價以糶之
則編戶被德無聞韶忘味之譏矣鹽之將貴必有豫兆
老於鹽竈者必先知之豪商猾賈乘時射利民於其間

皁莢法

困苦甚矣。空於大場之側。設置鹽倉。廣鋪煖炕。每於極賤之日。增價貿入。以待刁騰。或數年不遇。則每當雨潦。多爇薪柴。另於鹽芭。皆插皁莢。則無消融之損矣。或作地窖。另築甎甓。油灰堅封。戶竇。令外氣不通。則尤大善矣。上可以賠補軍需。下可以經紀賑貸。何害而不能爲哉。若其條例節目。一有疏忽。則上損國體。下病民食。唯監司守令。居中而餉其利。斯不如不爲也。

鹽稅表

鹽稅表		京畿	海西	湖西	湖南	嶺南	嶺東	關北	關西
一等	二十四兩				四十処				
二等	二十二兩				四十二処				
三等	十八兩				四十八処				
四等	十五兩		六十処		五十一処				
五等	十二兩		七十処		五十七処				
六等	九兩		六十七処	七十処	六十二処			八十処	八十処
七等	六兩	八十処	七十二処	九十処	七十処	百処	七十処	百処	八十処
八等	四兩	百十一処	八十処	八十処	七十四処	二百処	九十処	九十処	九十処
九等	二兩	二百処			八十処	三百処	八十処		百処

右鹽稅表一首、臣所作也、其例取原編所載鹽稅之額、以其最高者爲一等、以其最卑者爲九等、於是取其中緼之數、平數而差次之、爲二三四五六七八等、因其數不適故上闊而下促、下三等差之以二湖南、獨備九等者、因原編也、一等增二兩海西、猶有四等五等者、因原編也、餘路皆無高等者、因原編也、必原編是因者、非謂原編所定悉合情理也、謂中邦平賦之法、本當如是、若原編所定果合情理、則平賦制法之臣、當如是也、諸路鹽稅之不必各備九等、如諸路田稅之不必各備九等、斯易知也、釜幺稅一兩不列于表中

高麗鹽法論 附見

高麗建國則有鹽稅其制散佚史無可攷至忠烈王十四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戊子)始遣使諸道推鹽

先是忠烈王七年以京城飢民菜食無鹽限九月鬻鹽稅(先是忠烈王五年遣使諸道更點鹽戶以徵其稅宰樞諫止之)○至十八年分遣鹽稅別監于三南路(二十二年又遣鹽稅別監于兩南)二十二年中贊洪子藩上書曰鹽之有稅已有定額今於州縣強行科斂誠宜禁之○臣謹按高麗開國至是三百七十一年矣(自太祖元年戊寅至忠烈戊子)旣有鹽稅以補國用猝行推鹽之令可予推鹽者人主而奪商賈之業必不可效者也

至忠宣王元年始定納布買鹽之法

忠烈王末年忠宣王即位教曰鹽稅自古天下公用令諸官院寺社與勢要之家皆爭據執不納其稅國用不足脅司窮推除罷○忠宣王元年傳旨曰古者榷鹽之法所以備國用也本國諸宫院寺社及權勢之家私置鹽盆以專其利國用何由可贍令將內庫常積倉都鹽院安國社及諸宫院內外寺社所有鹽盆盡行入官估價銀一斤六十四石銀一兩四石布一匹二石以此爲例令用鹽者皆赴義鹽倉和買郡縣人皆從本管官司納布受鹽若有私置鹽盆及私相貿易者嚴行治罪於

是始令郡縣發民爲鹽戶又令管置鹽倉民甚苦之楊廣道鹽盆一百二十六鹽戶二百三十一慶尚道鹽盆一百七十四鹽戶一百九十五全羅道鹽盆一百二十六鹽戶二百二十平壤道鹽盆九十八鹽戶一百二十二江陵道鹽盆四十三鹽戶七十五西海道鹽盆鹽戶並四十九諸道鹽價布歲入四萬匹○臣論曰鹽者下民之恆糧其爲切須与五穀等雖有五穀無鹽則民不能呑之故凶年百物皆賤唯鹽益貴蓋以草蔬雜物非鹽則尤無以下咽也其爲下民之所切須如此而官榷之可乎榷鹽与榷五穀等三代以上無此法漢武帝納

孔僅之言蹈吳濞之跡爲此厲虐之政歷魏晉六朝隋唐宋元以至明清終莫之改革爲其利大而吝之也吾東只有海鹽無井鹽地鹽然三面環海鹽地最廣其立法收稅空次田野顧人文未闢聖王未作豪桀私擅地利宮院憑依故常民割其榮國失其入忠烈忠宣欲杜私以强公歛福以錫民亦王者之擧動也胡乃以搉鹽之法認爲先王之善政汲汲然倣行也夫鹽盆可算而鹽戶不必算也但算鹽盆錄之王籍詢其饒瘠分爲九等嚴定稅率歲收其課其有毁廢卽驗官吏剝割咸定罪律使之懷保其或海水變遷土性隨渝不得不毁廢

者卽於他浦責立其代懷保鹽戶俾得成立而毁廢之罪官實當之則鹽法於是乎經久矣區區推鹽之政豈足以效顰哉

至忠肅王時鹽法大壞民輸其布官不給鹽

忠肅王五年教曰大尉王深慮朝聘之需不給以諸道鹽盆悉屬民部平價給鹽以利公私今鹽場官先徵價布鹽不及民者十常八九其考未受鹽者悉給之○八年民部以京中四鹽鋪所賣鹽皆歸權勢親故不及疏賤榜曰非受本部牒者不得賣○十二年教曰各處鹽戶人有定數貢有定額近年以來鹽戶日損貢數仍存

內外管鹽官不行察體以逋戶貢鹽加徵貢戶以充本
數民甚苦之如有逋逃者所在官司推還本役其有未
得跟尋与夫故没無後者並除貢數諸倉貢民亦依此
例○後八年監察司榜曰鹽鋪之設本爲和賣惠及貧
民近者各鋪之吏不畏公法唯務徇私至使鰥寡孤獨
不得貿易淡爲未便今後和賣者體察究理○臣論曰
漢武摧鹽之時縣官作鹽苦惡價貴强令民買之故御
史大夫卜式言其不便見上篇然此時猶官受其價故民
得買鹽而去高麗之法受布給鹽付之民戶其竟無逋
欠乎若使買鹽之人納布於縣官受帖付之於鹽戶以

受其鹽則豈有是哉鹺戶多貧氓又浮浪錢布入手自然消滅罪重而逃害及鄰竈卽必然之理民不受鹽國亦咎布事之孟浪疇有甚焉然臣竊思之鹽戶損除空無此理鹽者吾人之恒糧價雖極貴不得不買其情如此故業者不絕此自然之勢也逋戶旣多鹽則刁騰代立新戶何至永除此蓋榷鹽之政苛陋已甚故民不樂赴也今之均役之法此之麗制誠堯舜禹湯也哉

下逮恭愍之世鹽鐵監官分遣諸路羣臣諫之不聽

先是忠惠王元年置五道鹽場別監尋罷之○恭愍王五年教曰鹽戶因倭寇莫輸其貢官未給鹽民徒納布

爲害尤甚自今年七月至明年七月其鹽稅布三分減一〇六年分遣諸道鹽鐵別監右諫議李韂起居舍人田祿生右司諫李寶林左司諫鄭樞等上書曰令特遣別監以鹽鐵爲名民聽必駭吏緣爲奸弊生百端別監必欲多得稅布因而要寵民不受鹽無異乎日若令存撫按廉行之民以爲常不至驚駭持以歲月課其功緒民不敢違必有成效況永陵之時凡所聚斂無所不爲獨於鹽鐵別監一試之而不復議令議及於此恐爲大累王召宰相臺省問利害左諫議南競獨曰遣之使左侍中廉悌臣亦言鹽鐵使業已定矣不可改也王從之

天地噓翕之氣是大眼目看破

○臣論曰衰亡之世財必先竭冒沒求益如餓者求沾無益於竭而國隨以亡此千古一轍於是憂世之臣咸求厥故或曰奢侈亡度財所以竭或曰隱漏多穴財所以竭或咎於紀綱或咎於冗費臣則曰天地噓翕氣液贏縮萬物以之而消息方其翕時雖才聖盡智無以致殷富恭愍之時天地之方翕也雖鹽鐵監官分道四出其有利乎漢武之時天地未翕故鹽鐵之政得補國用不可效此而爲之也

九年教曰百姓勞於兵革困於飢饉其除各道鹽稅○

十一年令自諸君宰樞至成衆愛馬各納布一匹給鹽

是年密直提學白文寶上劄曰忠宣王時所定鹽戶因
散亡元額日減朔鹽不足然民間朔布則一依前例收
納故鹽沒布在吏緣爲奸民雖納布而未受一升之稅
令後以鹽多寡准布之數均給以此爲式○十二年教
曰鹽法之設本以裕國便民法久弊生反爲民患宜令
各道存撫按廉使取勘鹽戶見數給鹽方許納布○十
九年門下府啓曰摧鹽之法尚矣是以先王置鹽倉於
濱海之州乃令濱陸之民納稅和賣以通上下之利近
者法久弊生納稅而未受者或至十年民無所賴私販
遂興非先王之本意也請自今令鹽戶安其所業又使

守令償民所納仍禁私販王從之辛禑元年以州縣屢經倭亂蠲免鹽稅全
羅道限五年楊廣慶尚道限三年○臣論曰鹽法之善莫過於今之均
役歷考中國勝國之制皆不便矣
至恭讓之世議擅鹽鐵之利事竟不行
恭讓王二年都堂啓曰東西兩界接連上國且値水旱
請減鹽稅從之○三年都堂啓曰鹽鐵國課之大者本
朝鐵冶入皆私之而官未立法空置冶官鐵戶一如鹽
法以資國用上從之然事竟不行○臣論曰鹽者下民
之恆糧官擁其利民受其毒必不可議若夫金銀銅鐵
山澤之寶上失其權則府庫空虛下擅其利則奸盜並

興。故殷周之制。亦置丱人。設爲厲禁。俾民毋犯。斯則官設丱冶。鼓鑄爲幣。以絶民奸。以補國用。無可疑也。衰亡之世。胡能有爲。其寖格也宜矣。

均役事目追議○船稅

諸道船隻大小皆以尺量(尺樣圖見下)十尺爲一巴(案東俗以伸臂一度謂之一把与拱把之把相混今改作巴)三尺以上雖未滿五尺亦稱半巴二尺九寸以下勿計○八尺以上雖未滿十尺亦稱一巴七尺九寸以下勿計○量船有不中程式弄奸減巴者該守令從重論罪船主監吏嚴刑遠配○監營以時抽栍摘奸報于本廳

船隻有賣買者有移徃者有僱賃者(本云賣貰今改之曰僱賃)賣者

移者時居邑案移錄（如戶口之移居者）債者仍錄於船主之本邑（其所受掌標則隨船移于債者）兩邑互相文移明其去來一以免疊稅之患一以杜漏稅之弊

凡船隻土稅商稅之外（地土稅行商稅）該道該邑如有科外橫歛則道帥臣守令從輕重論罪

船隻有破失有新造有改造而改造有昔大而今小者有昔小而今大者其破者造者隨即告官官隨即摘奸尺量枚報監司監司轉報本廳○京江則船主直告本廳自本廳傳令於當該別將使之摘奸尺量以報○船主不以實告者船主及監考嚴刑邊配本船屬公○臣

活畫

王者之法

謹按尺量之法行不得也船泊浦口呧來訴庭官共肯一往量之乎年年點船官不躬行遣吏爲監以賂上下雖或躬點未嘗致察一巴二巴高唱吉準將何益矣空著爲式凡海內之船分爲上中下三等三等之內各具九等(共二十七等)如十二律以製十二鍾長廣崇庳各有定率此率之外不得任自增減(大有大率小有小率)船旣成刻其等第顯于船艫則民不得詐吏不得奸而稅率易定矣時遣均役之郎暗行摘奸於是乎無罔矣

船隻逢風致敗者地方官牒報本廳及監司○只有船人來訴而地方官終不報來或只憑船人之訴不行摘

奸汎然論報者論罪

有土稅商稅掌標者本年之內周行八道毋得更侵更侵者船主訴本廳道帥臣守令邊將施以贓汚之律○船隻無土商掌標者船隻及所載物貨屬公船主嚴刑邊配摘發告官者以其屬公之物三分一賞之○嶺南船則雖有土稅掌標若無商稅掌標其行商者亦以無掌標論○每歲末預頒明年掌標於諸邑當季納稅後使之出給其舊標還收上于監司轉報本廳以備考驗○掌標分給若有餘者与舊標一時上送○魚鹽藿各項掌標並同此例

船隻上板刻某邑某人某等幾巴船○定稅之日自該邑造均字烙印印於各字下以防隱漏之弊○無刻字烙印而行商者其船隻屬公(地方官擧行)船主嚴刑定配○新造船呈狀本官定其等第錄于船案刻字烙印並如例

京畿○船分五等曰大船(長六巴以上)曰中船(五巴半至四巴半)曰小船(三巴半至三巴)曰幺船(二巴半至二巴本云小小船)曰小艇(一巴半以下本云小小艇)○凡船有土稅有商稅兩稅有分徵者有通徵者京畿則通徵大船多者錢二十五兩(等而下之少者十二兩)中船十五兩(少者十兩)其不能行商者七八兩小船十兩(少者六七兩)其不能

行商者四五兩幺船五兩[少者三兩]二小艇二兩[或一兩或止半兩]○唐船[俗名唐刀里]其大者稅錢二十兩中船十五兩小船十兩[或八兩]○京江船稱兩南土船屬宣惠廟者[有該邑造者有自造者]漕運之外不無私利稅錢十二兩○松都柴船大者稅五兩中船三兩小船二兩○江華私汲船稅一兩有半○江華別庫船五十隻並免稅諸鎮待變船亦免稅○京軍門柴炭船[名曰戰器船]免稅○驪州水站船免稅[即江漕之船]○司饔院漁夫船一百十隻屬之本廳毋論大小舠船收稅十五兩[合錢一千六百五十兩給代于司饔院]○臣謹案我東船制○有萬不同○有狹而長者○有闊而短者○有大而淺

者。有小而滚者。又凡任載之具。無論船與車馬。所用在力。不在於體。有體小而力能任重者。有體大而力不勝任者。又船有疾捷者有遲鈍者今但以其長之幾巳幾尺。定其稅率。原來中理。況諸船分等之法。道各不同。或分三等。或分五等。或分六等。或分九等。或分十等。此道之大船。在彼不過爲中船。彼道之小船。在此優可爲大船。制法如此。未有能平物情者也。今人謂漢武之時。始算舟車。然舟鮫之守。見於春秋。車輦之數。領於鄉遂。此先古之法。非自漢始也。我邦三面環海。海租船稅。理應資國。而當時議事之臣。每以魚鹽船稅。認作羞恥之事。草草彌縫。無

所會通苟循諸邑之本例以追一時之浮議故其不均如是也今空改定其法大船分之爲九等小船分之爲九等小艇分之爲三等（或云江船海船制樣絕殊江船一種空別爲九等）八路公私之船一以其任載多寡別其品級能載幾石者不待官閱民亦自知爲某等旣中某等民又自知其稅率時察其情與其土俗上下其率無違舊例則一王之法於是乎大正矣○大船九等者能載米千石者爲一等（米十五斗爲一石）雖過千石無加焉九百石爲二等八百石爲三等七百石爲四等六百石爲五等五百石爲六等四百石爲七等三百石爲八等二百石爲九等其船之或

長或短○或闊或狹○或深或淺○勿問焉○唯其所載○是詢焉○是試焉○是聽其公議焉○庶乎其無錯矣○其力之或過不及者○以半爲界○自半以上○上附焉○二百五十一石以上屬之八等他皆倣此自半以下○下附焉○四百五十石以下屬之七等他皆倣此○小船九等者○能載米一百八十石爲一等○一百六十石爲二等○一百四十石○爲三等○一百二十石○爲四等○百石○爲五等○八十石爲六等○六十石爲七等○四十石爲八等○二十石爲九等○其過不及者○以半爲界○上附下附○例如上○小艇三等者○能載米六石者○爲上等○四石爲中等○二石爲下等○漁艇酒艇皆準此其過不及者○以半爲界○上附下附○不能二石者亦爲下

等○若其稅率小艇差之以三十小船差之以半兩大船差之以五兩○小艇下等其稅九戔中等一兩二戔上等一兩有半○小船九等其稅二兩八等二兩有半七等三兩六等三兩有半五等四兩四等四兩有半三等五兩二等五兩有半一等六兩○大船九等其稅十兩八等十五兩七等二十兩六等二十五兩五等三十兩四等三十五兩三等四十兩二等四十五兩一等五十兩○土稅商稅者諸路諸邑之舊法也諸邑之官歷臨其船其行商出入可以詳知故每一行商輒一征稅土稅以立其本總商稅以收其活利令八路之船皆隷京

可則土稅商稅不必分之爲二名唯春秋分徵可紓民

力凡收船稅定以春分秋分之日爲官納之期均役

事目船稅多者極不過三十兩今大船之一二三等多

至於四五十兩者大船多有免稅者漕船免稅京江之

稱土船者亦以漕運之故特寬其稅（文見上）其餘私船所

謂大船不過八巴六巴之類（湖西以八巴爲一等 湖南以六巴爲大船）故其

稅如此今旣以通國之大船束之爲九等則漕船土船

之絶大者不得不錄之爲高等旣錄高等不得不篤之

以高稅然多係虛名不必實納若其不干漕運私自行

商者五貫之稅猶爲大輕（中國以千錢爲一貫）今外營之船視漕

船絶小者○一年徵稅○或至十貫○卽百兩五貫何足道哉○若云

舊額不可增則定以三十三兩爲一等每等差以二兩二等三十兩三等二十七兩四等二十四兩五等二十一兩六等十八兩七等十五兩八等十二兩九等九兩亦無不可且惟漕船○既是公船○

定其免稅○而京江土船之輸漕者○旣厚其雇○船價每米一石給三斗五升便是私商○如之何其減稅也○雇自雇也○稅自稅也○

恐不必然○○令以此法○頒于諸路○其或有別般事情○難

責恒率者○聽于道臣○或於恒率○減其四一○四分損一而或於

恒率○減其半截○每以恒率○先立其本○乃以特蠲○許紓其

力○則一王之法制大正○而庶民之情願亦伸矣○或曰○

一葉漁艇○低回葦柳之間○瓜皮葦屨○不足備數○而亦皆

冒之以稅率。豈非桑大夫之遺法乎。臣謂此言。似仁而不仁也。臣居水邊。習知之矣。漁艇酒艇。歲算之錢。幾乎萬葉。但有得失。不可常也。然萬而稅百。不是濫取。今小民業田者。其一稜一畸。歲得粟數十斗者。亦皆出其什五。以輸田主。又以數斗。上應 王稅。獨不足恤乎。何仁於漁而忍於農乎。先王之法。六畜車輦。咸算不遺。漁艇雖小。其大於車則遠矣。胡獨漏矣。(今江上小艇皆無掌標)

海西○船分五等。与京畿同。(其已數亦同)大船稅錢二十兩。(土稅八商稅十二)中船十五兩。(土六而商九)其有利者加商稅。(黃州長連商稅十四兩)小船十兩。(土四而商六)其有利者加商稅。(龍媒信川載寧等商稅十

兩幺船六兩上二商四而利少者減商稅或收三兩或二兩小艇三
兩或二兩○追捕船免稅即追捕唐船者進上船減稅大船視
中船收中船之稅中船視小船小船視幺船○臣謹按○商利
厚薄○非公家之所能察○諸路均稅之臣○設有所論○而廊
廟之上○奉教撰書○頒諸八方○以示萬民○乃曰○有利者
加商稅○少利者減商稅○豈不謬哉○商之利市○或得或失○
人有智愚○時有通塞○利以之興敗○豈公家之所定言乎○
稅率○唯當視船之大小爾○
湖西○船分十等一等長八巴以上二等七巴半三等七巴者四等
六巴半五等六巴者六等五巴半七等五巴者八等四巴半九等四巴

者十等四巴半之外又有幺船二巴半杉船三艙謂之杉俗字也讀之爲去聲

○土稅商稅亦通徵焉一等二等其差五兩三十兩二十五兩三等四等其差二兩二十兩十八兩五等六等其差二兩一六兩十四兩七等八等其差三兩十一兩八兩九等十等其差二兩五兩三兩幺船之稅不過一兩廣船之稅止於三兩廣船疑是杉船卽扁舟也看水之船其稅一兩卽漁艓之小艇○柴船分爲三等其稅有差三兩二兩一兩卽販樵之船貢鰒船護漕船水營核船安興鎭待變船並免稅山城待變船亦許免稅○臣謹按○大船之稅○差以五兩○小船之稅○差以二兩○可也○七等八等○忽差三兩○抑何故也○旣自五兩○一二等降至二兩○三四五六等忽又三兩○七八

等復降二兩○九十等左右思索○莫知其理○惜乎總裁之臣○不復裁整○唯本道之謬○是沿是襲也○

湖南○船分九等其土稅約之爲三等大船六兩六巳半以上中船四兩六巳至四巳半小船二兩四巳至二巳半其商稅別之以九等大者三等其差五兩一等三十四兩二等二十九兩三等二十四兩中者三等其差三錯一等二十一兩二等十八兩三等十三兩小者三等其差半折一等十二兩二等六兩三等三兩幺船之稅二巳以下土稅一兩商稅二兩○凡土稅商稅○稅皆半分之○春秋分納○春納限四月秋納限十月○臣謹按○制法不便○厥有三端○一曰備等○二曰多名○三曰乘率○何謂備等○臣謂八路○同係一王○一王之法○宜以一

可誦可讀
制法者心精算明乃可制法

例東之。王設九等。大小各九等幺者又三等以待萬殊。萬殊湊至。照茲王法。各尋厥伍。咸受鈐東。此王者之政也。一路都無大船者。不必備高等。一路都無中船者。不必備中等。通觀一國。諸等悉備。共二十一等分檢各路。或缺高等而既與同等。則冒之以一率。使八路船舶會于一處。相問相檢。莫不均平。不亦善乎。今也不然。湖西十等。湖南九等。必於一道之內。備設諸級。自作一國。豈不疏哉。諸路之船。會于洌口。相与問答曰。子船越大。而稅率頓卑。我船差小。而稅率此高。子云一等。何比我三等。我云九等。胡比汝六等。疑詆以興。民志不服。臣以爲不便也。何謂多

名臣謂上稅商稅其徵於船則一也多其名而徵之民不以爲德合其名而徵之民不以爲貪臣每謂田稅大同三手米雜色米亦不必多設名目見田制況於船稅乎況舟車爲物同於室屋行於江海有同田地從而征之其征有名若夫行商者民庶之所自爲也官未嘗給本錢矣亦未嘗授物貨矣何爲征之田有田稅其名實正若於田稅之外又徵耕芸之稅毗其不怨乎船夫之行商猶田夫之作農彼無作農之稅此有行商之稅亦不均矣臣故曰亟去商稅之名唯存船稅一名可矣何謂乘卒臣謂八色六色本不足以定船之大小唯載米幾

石○庶云近情○(義見前)假如長三巴者○載米六石○則長四巴者○似載八石○而高廣深闊○与長俱進○船中所函○不啻倍差○(斗材長廣不能十倍於升材而函受十倍其理与此同)等而上之○所差彌遠○(比例之差本皆然)今自二巴三巴○上至七巴八巴○差法皆同○其不中情理○無待復言○況其兩錯三錯之率○尤無義理○總之船樣○有萬不同○無以比例○唯載米幾石○庶爲近之○臣所謂乖率者○此也○

嶺南○船有三種一曰杉船(謂有舷之船)二曰桶船(即無舷之船形如馬槽)三曰櫓船(本名農土船往來於江海之交者)杉船土稅一巴一兩起於三巴(三尺)十每增半巴加稅半兩(五巴則五兩五巴半則五兩半)桶船

之稅上視杉船每減半兩（同是三巴則杉稅三兩桶稅二兩半爲率）艣船之稅上視桶船每減半兩（同是三巴則桶稅二兩半艣稅二兩）○其商稅則杉船小者其稅五兩者（三巴）其體稍大每視土稅倍輸其錢（三巴以上也三巴半土稅爲三兩半則商稅爲七兩○餘皆倣此）其體絕小免其商稅（唯青魚之時自産魚之邑收稅二兩）桶船無商稅（販魚之時亦收稅二兩○）艣船行商則其稅如土稅）臣謹按○嶺南船稅之率○其比例益精（差之以三層比例）其乖率益遠○（每差半兩不中其實情）大船何倖如彼○小船胡寃如此○艄工老鍊者○必啞然其笑矣○以舷爲杉○則天下之船皆杉船也○以有桶船○故別名杉船○非矣○空改之曰○大船小船○与鐵湖同○

三船之外又有三種一曰廣船江水之所行二曰挾船杜船之從船三曰漁艇廣船分爲六等大者稅六兩十六巴以上次者五兩十三巴至十五巴中者四兩十巴至十二巴次者三兩七巴至九巴小者二兩四巴至六巴么者一兩三巴以下挾船無論大小其稅一兩漁艇大者一兩三巴以上小者半兩二巴以下○統營採鰒船進上者左右沿漕船漕倉之所造蒜山倉運鹽船備局之所造牧場運藁船在晉州龍塘江漁艇監營之所造並免稅○左兵營採鰒船在蔚山不許免稅其數甚多自昔應稅○臣謹按廣船之長有至十六巴者亦大船也名曰廣船不知何義空亦改稱曰江船也

關東○杉船桶船並如嶺南法行於東海者水上船與杉船同

○臣謹按水上船者洌水之船也唯原州春川狼川洪川楊口等數邑有之理宜與京畿忠州之船同其稅率乃與嶺南嶺東行海之船比其稅率豈不謬哉一水之沿同汎之船此稅如此彼稅如彼抑何義也均役事目者草刱之法不可不修潤也

關北○船有三種一曰杉船其稅十兩其大小相近不可差率二曰麻艍其稅八兩本云麻尚船三曰耳船其稅五兩皆行於海者其小者二兩○北道之船以摩天嶺北減其稅率蓋以淸差支供魚菜諸物收之於諸船故特減其稅○南北兵營素

無財用船稅錢三百兩屬之北營(在鏡城)二百兩屬之南營(在北青)北營則換布以給之(每錢二兩布一疋)○點船修成冊報均役廳折半上納折半留屬本營○臣謹按本營云者咸鏡道監營也

關西○原編無所論○臣謹按浿西之船非東北海之比西通渤海南臨絶瀼(黃州至長州)浿水薩水瀧水(能成江)淸水(在成川)小船大船會于平壤五緉如竹帆檣簇立如之何其不論也浿西賦稅皆歸事大之用魚鹽船稅亦皆收留本地以供其用然 王者之制宜通執一國明其出入今以不輸京司之故並不提擧豈不疎哉

總論

事目云諸道船隻鹽盆漁地蘆田或有隱漏因事現發守令勘以田結隱漏之律監吏及本生嚴刑邊配○漁地漁箭或不幸而無魚以之失利者地方官摘奸減稅巡營發遣褊裨摘奸許減如有瞞報者狀聞論罪○臣謹按監司不信守令乃遣褊裨待守令如盜賊恃褊裨爲腹心守令其堪乎有魚無魚縣官尚亦難知褊裨猝來何以知之但見烟水淼茫一碧千頃而已制法如此亦行不得而已矣○漁地隱漏可勝言哉每十二年一遣均役郎暗行于漁地斯可以發其隱也

事目云諸營邑鎭若於本廳定稅之外私有横斂者論曰贓律稱以貿易廉價勒取者亦如之御史廉問一切勘律○漁鹽船稅條例甚多巡營戶房軍官戶房營吏另加句管以防滲漏○臣謹按魚鹽諸場皆在窮海之濱絶島之中○御史何以盡察營裨營吏○何以句管○皆贅語也○必遣均役郎○乃可發也

魚鹽船稅上納之日有些雜費每錢一兩其後錢五分京畿則去京不遠其後錢三分○京司雜費每錢百兩加徵一兩○上納時駄價依結米條事目擧行結米事目云米條船馬價計減於元數中○錢條駄價每三十里五分三百里則五兩六百里則十兩六百里以上每百里駄

凡制法者宜存此大戒

價二兩假如九百里則一馱之價價爲十六兩○臣謹按後錢雜費者本廳員役之所賴也王稅雖重民肯出之曰是唯吾君之所用也後錢雜費其誰肯之空執諸路稅入之總數而度京司員役之所須員役者書吏庫直使令等增其稅率以防此費而後錢雜費之贅疣添出者廓然掃淸不亦善乎 王者之法空嚴肅正大天成鐵鑄無多少瘡疣民乃服焉令於原額之上別添贅附之物曰予吏有勞爾其念之幸加一文俾予無費予倉有官不能無饑幸加三文俾予無損其體面苟且其辭令瑣屑斷斷非天子諸侯之所空爲者也惜乎議事之初何不念及於此況法如鐵城摩

之無礙然後吏不能容手若於皮膚有可以抓起處則百巧層生衆竇交穿終至於無藝無厭後錢雜費者吏奸之所以起也胡不念之○今空摠執八路之稅案改修其律○每一縣之末○書之曰○上納錢一千兩內○假令百也兩除留本縣○半供縣令○半贍監吏○又曰上京駄價○原數中除減○乃得其實數至其上納之後○以其所受酬厥雜費○京司之所入須厥吏餼○繼厥官俸○派分百司○以之給代○一句瑣屑之聲○不復宣之於遐外之小民○則國體尊而吏奸無所傅矣○

事目云每式年一改稅案 前一年冬初自各該道監營

定差員點檢船隻依式尺量烙印鹽盆、藿田、漁箭、漁隧、之屬亦詳察陳起○監司以本廳所領稅案式例分送列邑列邑依式修正稅案二件其一件留邑其一件上于監營○監營取諸邑稅案合作本道稅案二件其一件留營其一件上于本廳○磨勘限式年二月○臣謹按差員點船之法今亦寢廢今唯地方官點船亦委任下吏不詳檢也法本雜亂無以經久而不壞也

船廠論曰、昔者聖人之馭世也、曰車同軌、夫大車小車、其兩軌之間、或闊或狹、何害焉、必使之毫髮不差、使四海之内、其轍跡之交於道者、咸歸一率也、噫大車有率、小車有率、其率既同、其兩軌之間、不得不同、卽自然之理、非聖人强爲之裁定也、鳧氏爲鍾、其銑舞鉦鼓之間各有恒率、黃鍾之鍾、与無射之鍾、雖其大小不同、而其比例之差、無不同者、磬人爲磬、其倨句鼓股之長、各有恒率、大呂之磬、与應鍾之磬、雖其大小不同、而其比例之差、無不同者、此十二律之所以作、而凡天下之以器用爲名者、咸冒此法、令毋敢亂雜、唯意此其所以爲聖

人之制作也、豈唯是也人身骨節、及禽獸之骨節、其臂臑膊胳之大小長短、皆有比例、則造化之理、亦本然矣故考工記、論造車之法曰、車有六等之數、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於是、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又曰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大穿也去三以爲軹、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又曰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

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爲䡖圍、凡此諸文、不著尺寸、直云參分去一、或云以其半爲之者、卽所以該大小而一其率、此今所謂比例之差、而車之所以莫不同軌、凡以是也、車旣然矣、舟何爲獨不然矣、聖人作舟車以濟不通、重車而略於舟、無是理也、我邦三面環海、而淥水薩水浿水豬水帶水冽水泗沘水灤水潺水潢水灆水、爲之緯焉、大船小船之行於江海之中者、以千萬數、凡穀粟魚鹽材木柴炭之等、咸以船運、而國且無車、無游牝騰駒之俗、凡日用百物之轉運、非船則擔、二法己矣、其需於船、若是其

奇文奇語一氣呵成

専且切矣顧國中之船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狹而長
或闊而短或大而淺或小而深千態百狀無一同者於
是造船而浮之水以試美惡甲船雖大而不能任重乙
船雖小而不能快走丙船忌風搖蕩已甚丁船喫水沈
墊在即萬一之倖偶有一船任重而快走能風而拒水
則觀者歎嗟賀其善成相与名之曰倖船而直入又顧
之他則又隨所爲而爲之爲甲爲乙爲丙爲丁而昔之
所謂倖船者今不可復見矣其何如而爲任重何如而
爲快走何如而爲能風拒水蓋茫然不知其所以然矣
若是者何也其比例之差本無常法故也空命冬官之

臣就露梁之上建一大屋名之曰船廠乃於穴口海中執一倖船名梓匠之善者度其長短度其闊狹度其崇庳曰底曰舷曰艫曰艄其或豐或綱或弇或作咸出度數求其比例於是記之爲法如考工記之文曰舷闊幾尺參分其舷闊以其一爲之底也假令參分其艫闊去一以爲艄也假令參分舷崇以其一爲樓版之崇也假令參分艄崇去一以爲舵崇也假令於是按其法而爲之船則天下之船皆倖船而復有不善者乎於是爲之法曰大船九等小船九等艑三等扁舟也之津船令艇三等卽漁艇酒艇大船一等准載米千石十五斗爲一石二等九百石差而降之下至

九等准載米二百石小船一等准載米一百八十石每等差之以二十石二等一百六十石差而降之下至九等准載米二十石艑一等准載人九十名主於漁入故二等六十名三等三十名舠一等准載米六石二等四石三等二石見上文於是爲之法曰匠人造船有敢於兩九等兩三等之外以其私闊狹違其尺寸乖其率例者投配濟州或全徙廢四郡永不赦還仍於船額刻匠人姓名及修造季月及大小第幾等報知平賦司今之均役廳照授掌標編錄典艦司俾修船案於是乎放之許其使用則不出十年國中之船皆同舷如車之同軌矣臣又思之松禁之

無實也久矣吾東空松凡宮室棺椁舟船之林咸以松充而封山姑舍凡沿海三十里之地悉禁伐松然其方禁之地亦無不起宮室治棺椁造舟船則禁之而不之止可知耳禁必犯之物閑必穿之竇吏緣爲奸民乃玩法非馭世之長策也安眠之松厲禁嚴矣然沿安眠之海數十餘邑其宮室棺椁舟船之林無一而非安眠之松也莞島之松厲禁嚴矣然沿莞島之海數十餘邑其宮室棺椁舟船之林無一而非莞島之松也凡諸山諸島之松其設爲厲禁無一不嚴而其究竟不禁無一不然然則其禁之也空有以小開其竇而嚴立厥限令可

以施行焉可也長山浦建一船廠喬桐府建一船廠安眠島建一廠邊山建一廠莞島建一廠折令島建一廠南海縣建一廠王濟府建一廠統制營建一廠諸路水軍節度之營各建一廠丹陽郡建一廠春川府建一廠二洌漷之薩浿瀧浯瀦帶泗泚灤瀁潢瀊諸水之源多松之地各建一廠於是名集匠戶使居廠屋之旁令凡欲造舟之人或造或修咸於是造焉有敢於私處匿造者用私鑄錢律直斷無赦則不出十年國中之船無一而不車同軌矣凡封山之松每式年計其株連抱者爲一等合抱者爲一等半抱者爲一等每十二年陞其等於

其連抱之中封其美理者爲黃腸以其餘按錄發賣新升者百株則伐百株新升者二百株則伐二百株俾之以造船凡風落之松卽令斬截俾之以造船(小遲則生蛀)凡黃腸兩端之截去者咸付船廠俾之以造船(今皆火焚之)凡私山之松亦放斯例美者錄之每造公船給價而用之其連抱而未美者許其私賣而受其升者(自合抱而升等者)咸輸于船廠俾之以造船凡稺松之所伐者罰十鏹半抱者八鏹合抱者六鏹連抱者四鏹唯沒其貨(半抱以上而皆屬公)罰輕於稺使民知稺松之不可抱則松不可勝用矣此先王之法非今之所創言也禽獸之爲物也一脫之不

必其復獲也然且不靡不殀以待其老成（數罟不入洿池亦此義）況樹木者植立而不遷以待人伐其可夭之乎哉王制曰木不中伐不粥於市此之謂也松斧征匠有賦船斧稅稅有率咸中情理渾若天成國法於是乎斧文矣若夫國用之有小補非敢戀也

均役廳量船尺

十尺爲一巴

戰船使用議 附

正宗大王下教曰漕轉之政兼寓戎務自昔周官之制以至漢唐宋明漕船卽戰船此亦兵農相寓之一端嚴飭造船營閫邑鎭先以堅造精製將欲兼運漕穀使三道帥臣知之 列聖御製

又丙辰傳教曰戰艦之緊重果何如而反不若漕船之便於使用此蓋營閫不能管檢照察邑鎭亦不盡心精造而然者其爲駭然孰甚於此古則漕船皆用戰船實鑑所載望遠亭試閱之故事可驗年來廟堂雖有關飭未知其必食其效旣往付之昧爽自今新造之船別般

嚴飭錄其年條別作一案藏于備局及戶惠廳輪回試
運漕轉米穀及諸般公物之木道使用者而萬一船格
不習於水利方言能櫓者謂之格軍船制不捷於洋中則不勤監
造之守令邊將勘以師律道帥臣繩之重典行之有年
無弊而有效則漕船不當如數改造至於漕年便否即
節目間事從長歸一便宜之策稟旨○臣議曰漕船修
改工費鉅萬戰船亦然故 聖教欲用戰船以省漕船
之費也然臣區區之愚以爲漕船工費特其餘事耳戰
船者陰雨之備干城之恃三面環海之國其所需之重
何如也顧乃修造之日遂閣泥沙經季閱歲不復運動

風磨雨洗無所庇覆膠固釘著遂爲死物或於數十年中偶行水操將欲以船而離地則大砲震天巨繂組地千人呼邪嶷然不動及其小移也則艙縫坼裂而水涌如泉舷板震傷而釘落如雨修之補之出于汊港之外則桅檣露將絕之痕篙櫓有必觸之刺纜繂乍引而朽斷不禁帆幔欲張而維絡多缺鐺銼雖具而錣刷未備瓶罌都闕而料扂徒存冷落齟齬絕無相習之安徘徊泳游暫成可笑之歡苟塞一日之責又至數紀之遠臣未知此何物事也一朝海寇乘風島砦失守則雖楊僕登樓馬援扣舷臣恐一片之木無可以駕海逐潮者也

臣聞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必於平日使用無休使船與
水手相習相熟而後緩急庶有所用不此爲念因循依
舊則倉猝狼狽必有悔恨之日矣其使用之術不唯
公漕是運私漕私販無有不許一如民船之行商者而
冒之以薄稅以補修造之費則藩籬有所賴而經用有
攸省矣豈不善哉 聖諭如此而廊廟之臣不以實心
對揚藩臬之臣務以浮辭遮阻遂至今日格而不行可
勝歎哉天下萬國皆有水戰而別製大船名之曰戰船
閣于泥沙之上振古不動此誠古今書籍之所未覩也
作天下所無之物以自膠守曰吾東之俗不得不如此

豈不惑哉

全羅右水使李民秀狀啓曰天下之物動則不壞靜則不蠧此物之理也流水不腐戶樞不蠧豈非古人之至言乎今戰船兵船造成之初則閣于泥沙終古不動或當習操之日千人呼邪僅移數步大砲震激乃浮水面如是也故筋脈解緩首尾不應倉卒彌縫架漏牽補數里沿洄半日而止苟幸此日之無事不念他年之隱憂其實若當有事之時必取公私所用漕船商船之平日運行者乃可出戰今之所謂戰船兵船必將焚棄之不暇何者千病百痛非咄嗟之所能藥也當初戰船之設必

在倭寇之後當此之時朝夕待變如在目前故嚴其法制泊于信地令不敢寸步移動歲久成規雖至承平之世而此法不改大凡爲國之計貴在務實不在虛文況於武備乎臣謂自臣營爲始自今戰船兵船許民使用使之輸漕使之行商一如公私諸船唯其所往之地嚴立限界北不過京江東不過昌原西南不過紅衣楸子如有越界者直用軍律每戰船所到之地必於地方官卽出公文使知來泊及其發還之日亦出公文使知還去若於其間或有警急則該地方官星火督發俾還本營如是定式申嚴約束則雖於中洋或有風聞回還信

地。誰敢或後乎。況有警之日。東自蔚萊。西至固麻。必驛
書飛傳。呼吸相通。苟使騎船之民。稍知軍法。出不易方。
則招呼還集。不過旬日間事。此不必深慮。自古寇盜之
警。未嘗無豫兆。先聲。新羅淸海之受敵。高麗海浪之爲
患。皆非一朝而忽至者。雖以壬辰事言之。擧國嗸嗸數
年之後。乃有壬辰。不可曰不虞也。況編伍之卒。不居於
船側。甲兵之具。不載於船中。聚軍修械。動費旬月。旣聚
旣修。乃可出戰。唯懼戰具之難辦。豈患船還之不亟。今
汊港所閣之船。如欲聞變而修改。令可出戰。則須費數
月。乃可訖功。而此船。則還來之夕。便可出戰。左右思量。

其利害便否不可同日而論戰船兵船之制上有裝板旁有銃穴裝板則甲乙丙丁書其標號藏於廠屋以待其用銃穴則別爲牖板以時開閉則彼此兩用俱無所礙矣民用公船自應有稅雖其所斂輕於私船計其歲入亦應不尠造船改船經費必減若吏若校聊賴亦生上可以少補國用塞其靡潰下可以沾惠軍民救其貧殘以臣愚見實爲便宜嘉慶丁丑冬

○臣謹按戰船使用則必有船稅故附錄于船稅之末

林川郡守尹持範。應旨疏曰。(戊午冬)湖西之舟師邑。爲十三。而本郡居其一焉。有防船二隻。兵船一隻。益其法。新造後三年一添木。又三年一改槊。又三年又添木。又三年又令新造。通計十二年間。三年役一番。若其會減則防船一隻。新造米二十五石。添木改槊米各十五石。兵船新造米十石。添木改槊米各五石而已。至於入島伐木之費。人牛搬運之費。匠手之工錢。船格之衣糧。在新造至七八百緡。在添木改槊。則至五六百緡。而此則全無助劃之例。故每當船役之時。抄得境內之富民一人。名曰代將。而責成之。一經其任。輕者破家。甚者離鄕。令

年破一富家明年失一富戶厲民之政孰大於此臣竊
息之益一紀之內一隻防船新造八百緡添木二次一
千二百緡改槊一次四百緡以此通計爲二千四百緡
合三船計之則爲七千二百緡本郡兩稅較數歲之中
假令爲二千四百石而計其船價則田稅重而大同輕
合輕重通計則爲四百四十石積十二年計之則爲五
千二百八十石零第以豐歉間米價折錢而每石四兩
則爲二萬一千一百二十緡以此船價較彼兵防船十
二年所費則所餘者爲一萬二千九百餘緡雖有欠縮
不失爲滿萬以滿萬之數酬其船什之雜費除其船格

之衣糧自有餘裕不持止此三船之應改應添應會減
自脊一百六十五石之米斯可爲通共補用之資亦可
備風濤破傷之患臣謂以此三船載彼兩稅收其船價
則非但恰當似亦有餘矣且船之爲用空水不空陸而
戰船則不藏於水擡之於陸傷破之易職此之由裝稅
使用亦足爲不易傷之一道其敢曰萬一無弊而亦可
爲因仍變通之道也　答曰船制經綸卽令廟堂与有
司之臣詳確黏啓稟處

經世遺表卷之

經世遺表卷之